

記日據末期赴日本爲「海軍工員」之 臺灣少年心酸史

王溪清撰稿
郭嘉雄整理

目次

- 一、前言
- 二、立碑者早川氏之追憶
- 三、臺灣少年工員的困苦生活
- 四、當年思鄉的和歌
- 五、臺灣少年們的悲慘遭遇
- 六、日本投降後的臺灣少年工
- 七、早川氏來臺訪故友
- 八、後語
- 九、追補
- 附錄一、高座海軍工廠周邊地圖
- 附錄二、「海軍工員」階級表
- 附錄三、臺灣少年工員赴日及回臺船期
- 附錄四、「歸還編成名簿」臺南大隊幹部名冊
- 附錄五、「留日臺灣高座聯誼會」各地區幹部名簿
- 附錄六、臺灣籍戰歿少年工員入祀日本「靖國神社」者姓名

一、前言

日本神奈川縣高座郡大和市的上草柳地方有一座「善德寺」，其庭院的一角，豎立著一個「慰靈碑」，碑名曰：「戰歿臺灣少年之慰靈碑」，碑文大意爲：

太平洋戰爭末期，此地曾設置高座海軍工廠，徵調自十三歲至二十歲不等的臺灣少年共八千餘名，以「海軍工員」名份從事工作，他們離開遙遠故鄉，克服遠較臺灣嚴寒的氣候，及其他惡劣的環境，堅毅不拔地忍耐困苦生活，雖在連日空襲威脅下，仍完成其任務。

而這些少年們或因病死，或受轟炸，以致不幸罹難，結束其短暫生命者亦復不少，彼等的骨灰雖然已送回臺灣，但每當念及少年們年幼離開故鄉，在尙未能重踏夢中故土再與親人相會之前，竟然魂斷他鄉之悲慘際遇，雖然已過十八年歲月，今日思之，淚痕猶在。

但願彼等在天之靈能獲得安息，並且如此慘事永不再發生，更爲祈求能有永久和平，特建立此碑。

碑之原文如左：

太平洋戰爭の末期、この地に高座海軍工廠あり、十三才より二十才までの台湾本島人少年八千余名、海軍工員として働く、故郷を遠く離れ、氣候風土、その他の惡環境を克服し、困苦欠乏に耐え、連日の空襲に脅かされつつもよくその責務を完うせり。

されど、病床に倒れ、或いは爆撃により、無残な最後を遂げたる者も数多し、その遺骨は台湾に還れども、夢に描きし故郷の土を踏みて懐かしの肉親との再会も叶はず、異郷に散華せる少年を思うとき、十八年後の今日に到るも涙こぼれ新たなるものあり。

彼等の靈魂に安らかれと折りつゝ、且つかゝる悲惨事の再び起こらぬ永遠の平和あらんことを願うて之を建つ。

昭和三十八年十一月

元高座海軍工廠 海軍技手

早川金次

二、立碑者早川氏之追憶

前述立碑者早川金次先生曾應邀於平成三年（一九九一年）六月二十二日，前往大和市教育懇談會上演講，講題是「高座海軍工廠與臺灣少年工の追憶」，其談話概要如后：

「我是居住於神奈川縣平塚市の早川金次，今天要講的題目是在太平洋戰爭末期，創設在大和市與座間市之間的高座海軍工廠，與自遙遠臺灣過海前來此地工作的八千餘名臺灣少年的故事。」

「高座海軍工廠」是一九四四年四月正式成立的，之前的籌備期間叫做「海軍航空技術廠相模野出張所」，別名「空C廠」。我覺得它的別名比正名更響亮，且更有名氣。

雖然現在的整個大和市非常地美麗堂皇與繁華，但是五

十年前則是個荒野小鎮。街名也是從「大和村」至「大和町」而發展到現在的「大和市」。大和車站是「小田原」快車鐵路與「神中」鐵路交叉會合的車站，比其他車站缺少了一些車站模樣。至於鶴間車站，更是有名無實，是沒有任何建築物的車站，只有停靠電車的月台，月台前有三棵櫻花樹。國道二四六號公路也不像現在道路那樣的完備。其原有道路之兩旁植有杉樹及檜木。夏天，其樹下雜草長得比人還高，來往車輛不多，好像會有強盜隨時出沒之感，據聞過去被稱為「大山街道」，是一條古道。

一方面，上草柳現在雖是高級住宅林立，而在當時是栽培大麥、芋頭、甘藷、桑樹等的農地，人煙稀少。其土壤是千餘年前富士山、箱根山噴火爆發時的火山灰堆積而成的所謂「關東黑土」，到了秋季風起時，黑色的土壤粉末滿天飛，故房間的清理成為令人頭痛的麻煩事。

一九四三年的春天，上草柳地方突然興建完成了約四十棟的大建築物。全為木造建築，屋頂非用水泥或磚瓦，而是用現在已經很少見的檜木片葺成，因此下傾盆大雨時，就會有漏水的現象發生。

這就是「空C廠」的工員宿舍，自該年五月八日起，便有許多少年們陸續到這兒居住，他們是由日本海軍所徵用的船隻，從臺灣特別為躲避美軍潛水艇的攻擊而繞經東中國海到日本來的臺灣少年們，年齡大都是在十三、四歲，最多至十八、九歲之間，除了臉頰上的膚色被太陽晒得有些黑之外，其餘與日本少年一模一樣。這批少年都至少受過小學或中學教育，且是成績優秀的少年。

收容這批少年的宿舍被稱為「工員宿舍」或「工員寮」

。工員寮有四十棟，全部是木造的雙層建築物，上下層各有十個房間，一房間叫做一室、一室有十張榻榻米那麼大，一棟叫做一寮，十寮組成一舍，簡單計算就是一室十名，一寮二百名，一舍則二千名，總共四舍就是八千名。但實際上，一室大約住七至八名而已，此外各舍都設有大食堂、大浴室、晒衣場等附屬設備。

在此同時，在大和與座間之間的栗原地區的工廠也陸續建築完成。到了一九四四年四月，「海軍航空技術廠相模野出張所」昇格爲「高座海軍工廠」（廠長爲少將），業務也正式開始運轉。

那麼，這麼多工廠是爲著什麼目的而建設的呢？又是爲何要從臺灣載來這麼多的少年來到此地呢？

原來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日軍偷襲珍珠港之日），「太平洋戰爭」爆發，美、日開戰。開戰當時，日本因有充分的準備，因此，無論在器材、人員及計畫都相當齊備，故獲得良好的戰果。但過了年以後，美軍開始反攻，尤其是美國憑藉其豐沛的物資，集中戰力向日本推行如錐針似的攻勢，日本就開始步步敗退（日軍叫做「轉進」），及至一九四二年六月五日的「中途島海戰」之役，日本一共喪失了四艘最新的航空母艦——飛龍、赤城、加賀及蒼龍，以及大量的優秀空軍飛行員、航海技術員及數百架最優秀、最新的飛機，全部沈沒海底。從此戰力急遽下降，戰績節節敗退，又從瓜達爾卡納爾島撤兵、聯合艦隊司令長官山本五十六元帥的戰死、北方戰線阿圖島守備隊的全軍覆滅等非常不利戰況之下，日軍參謀本部人員已預見總有一天，美軍可能會直接轟炸日本本土，有必要迅速強化航空武力。因此，高座海軍工廠的設

立已經到了刻不容緩的地步，須儘快開設製造戰鬥機之工廠。有鑑於此，日本海軍從日本全國召集海軍技術軍官三十名，由全國海軍航空廠徵召技術人員一〇〇名，另外臨時招募從業人員一、八〇〇名到來，但是仍然不足夠，於是動員到大專在學學生及女子挺身隊員（即高中在學女生）一二〇名。被動員的大專學生之中有三島由紀夫（後成爲小說家、演員，最後切腹自殺者）或古橋廣之進（日本戰後的世界級游泳選手，屢次創造世界紀錄，爲戰後的日本人打氣）。又從臺灣徵召少年約八千名前來加入。他們自一九四三年五月起至一九四四年五月止，分爲十四梯次，是搭乘由日本海軍徵用的運輸船，繞過東中國海前來日本的。如果依照現行法律來說的話，已觸犯勞動基準法「雇用童工」的規定而會被處罰的。但爲何需要自遙遠的臺灣載來如此多小學剛畢業的孩子到日本來呢？

原因是當時日本內地滿十五歲以上的男子，大部分已被強制去「志願」從軍或以「徵用工員」名義，強迫進入軍需品製造工廠當工員了。於是，空C廠設立委員之一的海軍大佐安田忠吉便轉而注意到，在臺灣有許多接受過日本教育的優秀少年，可以將他們分批採用前來工作，即可達到補充人力的目的。緣此，於一九四二年十月，日本政府下令臺灣總督府由臺灣各地招募工員。美其名曰：「海軍航空機製作工業從業員」，係屬海軍軍屬成員，結果超過比預定所需的人力數目還多。在招募時是以成爲海軍軍屬爲條件而錄用，並表示，如從業期間超過五年，原係小學畢業者可獲得甲種工業學校（即高工）的畢業資格，原係中等學校畢業者則可獲得工專畢業資格。但是由於臺灣少年們到達日本時，敗戰氣

氛已經相當濃厚，無法再讀書，他們一到日本後就直接被派到實習工廠學習一些基本技術，然後就被派到與「空C廠」有連繫的工廠去實地學習技術。包括全國海軍航空廠、民間航空機製作所，一方面去協助工作，一方面從那些工廠學習所需技術。

高座海軍工廠可分為總務部、會計部、飛行機（即飛機）部、物資部、醫務部、員工養成所等部門，各部門的主管均係大佐（上校）級官階。其中「飛行機部」規模最大，人數也最多，裡面有機械廠、組立（即組合）廠、動翼廠、治具廠、木工廠等等工廠。到了戰爭末期，幾乎大部分工廠均疏散到附近山中或進入地下戰壕內，以避免被美軍飛機發現來襲。所以到了現在事隔多年，何種工廠是在何處？記憶已模糊不清。我早川本人雖然也在工廠工作了二年，因軍中事均極機密，除了自己擔負的任務外，其餘均無由知悉。

高座海軍工廠是以製造「局地戰鬥機—雷電」為目的，此種戰機是專門用以迎擊美機B—29轟炸機而設計開發的。高座海軍工廠生產的「雷電」是33型J2M5機種，在當時的戰機中，屬速度最快，火力最強者。在高度到達六、五〇〇公尺時，飛行到時速六五〇公里，上昇速度極快，八、〇〇〇公尺的高度只需要九分四十五秒即可爬升到。機上裝備是翼內砲二〇米厘機砲四門（嗣後有三〇米厘機砲二門機種出現），發動機是採用三菱「火星」二六型甲，設計人是那位舉世聞名的「零式艦上戰鬥機」，簡稱「零戰」的設計人堀越二郎技師。

雖然如此，「雷電」是一種倒楣的飛機，因那個強有力的引擎卻不能配合機身，大型引擎反而增加了機體的膨脹膨

腫而防礙視界，容易使機身產生震動，致飛行員間對其風評欠佳，據他們說駕駛此種飛機時並不是「坐下」的，而有如「騎上」似的，非常不舒服。後來雖經過幾次的改良，但戰爭已經進入末期，量產才漸上軌道。逐漸由於戰爭的關係使材料不足，致生產機件不夠，以致一切製造工程難以順暢，真是禍不單行。一方面，美軍的B—29轟炸機群到了大戰末期，已將日本所有的大都市一個個轟炸成平地，光是東京一地就被炸成一片焦土，死者超過十萬人。長崎、廣島更是被所謂「地獄使者」空中超級要塞B—29投下原子彈毀滅，致使日本提早投降的。它的最高時速是五七六公里，上昇限度為九、七〇〇公尺，最大的續航力九、六〇〇公里，全幅四三公尺、全長三〇公尺、總重量六四公噸、武裝：上下各有二個機槍座（共四個機槍座）十三米厘機槍十挺、二〇米厘機砲一門，為可載炸彈九噸的飛機。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一日，東京首次被空襲，係自塞班島起飛來偵察的，防衛首都的數千門高射砲一齊射擊，但日軍砲彈連一個都不能打中，讓美機悠哉游哉地飛行東京上空，因他們的砲射程不夠高。

B—29轟炸機對日本本地空襲，從那一天以來日益熾烈，將軍事設施與軍需工廠各個炸毀，如此一來，對於製造「雷電」飛機工作造成很大影響。

高座公廠自從開始生產「雷電」起，以至大戰結束止，才生產出總數六十四架，而三菱工廠則生產四百數十架。雖然如此，在厚木航空隊的「三〇二空」以及臺南航空隊上，以少年工員所製造出來的「雷電」與B—29機群作拚死的戰鬥時，雖有些許犧牲在所難免，但尚獲得相當好的戰果。

從臺灣來的少年工員，除了在高座工廠工作外，有時也被派到群馬縣太田市的「中島飛行機製作所」（生產「零戰」、「月光」、「銀河」等機種）、三菱重工業「名古屋飛行機製作所」（生產「零戰」、「一式陸攻」等）、川西航空機製作所（生產「飛行艇」、「紫電改」等）、橫須賀「航空技術廠」（生產各種試作機）、「大村二十一空廠」（日本有名的教練機「紅蜻蜓」製造廠），船橋「日本建鐵會社」（「雷電」機件製造商）等地方工作。

三、臺灣少年工員的困苦生活

高座工廠的少年們如何過日子呢？據現仍居住東京的原臺灣少年工員之一的謝林泰寬氏曾將當時艱難的、痛苦的生活情形撰文投稿，名爲「流星——高座海軍工廠與臺灣少年的回憶」，其中的一段，有如此的記載：

少年工員們每天清晨，一聽到「全體起床」的號聲響起，就如一窩蜂騷動般，以迅速確實的行動，先把三床毛氈各別折疊三折，成整齊劃一大小，放進壁櫃裡面後，立即跑步到集合場所集合，前後時間僅僅五分鐘而已，如有遲到將被罰跑運動場好幾圈，或強迫實施「對打嘴巴」（我打你嘴巴，你打我嘴巴）。接著然後是舍監訓示、實施海軍操或跑步，是爲一天的開始。早餐在大食堂用餐，「味噌湯」常如冰水般的冰冷，米飯也並非白米飯，而只是摻有豆餅碎片的雜飯一碗而已，令少年工員們更加懷念起在故鄉臺灣所吃的白米飯來。

早餐後，便全體集合在廣場聽候清查人數，而後才朝向實習工廠或工廠目的地，成四列縱隊唱軍歌前進。

直到黃昏時刻再由各工廠下班回來，立刻實施室內清掃，大家使用抹布拭擦木板走廊、窗戶、整理壁櫃、壁棚等，尤其是走廊與窗框絕對不得有一點垃圾及灰塵。晚點名時的檢查更是可怕，所有人員須排在自己房間前面，小隊長常故意用手觸摸地板等，做一些挑剔舉動，倒楣的人即刻會被處罰「海軍制裁」，先罰做伏地挺身五十次，接著罰「對打嘴巴」，且不能馬虎，一被發現有「放水」之嫌，就會有大拳頭飛來。上床休息後雖然會彼此相互安慰，但由於充滿悲哀情緒，少年們常常哭著，久久不能入睡。

白天在實習工廠特別辛苦，一開始整個隊伍行進時必須唱軍歌，途中會面臨「大山落風」（附近有一座山叫做「大山」，冬季由山頂吹下來的風，非常寒冷），抵達工廠後已雙手冰凍，不聽使喚，工作時左手持著鑿子，右手持著鐵槌敲，如心不在焉或偶一分神時，就會打到自己的左手，以致痛得哭也哭不出聲來。生活在如此情境中，他們每會想起故鄉臺灣的父母、兄弟、姊妹，眼淚會不禁奪眶而出，泣不成聲。常會自問：「幾時才能回家呢？」常年溫暖而翠綠的島嶼——臺灣，令身在異鄉的少年們思念不止……

關於少年們的伙食是：每人持配給餐券用餐；衣料方面除了工作衣、作業鞋以外，均按月分發配給券。薪水方面，年紀最小的日給八角，一箇月連加班費可得到三十幾圓。依當時物價，一個大福餅只需二分錢，而現在的大福餅一個一〇〇圓，故如以現在的物價指數來說，月薪可得約十萬圓。當年臺灣少年工員均被強迫「儲金」，所以雖然有錢，購買時尚需要憑配給券，故所需物品還是不能隨意到手。

由於臺灣是亞熱帶氣候的島嶼，北迴歸線通過嘉義一帶

。所以日本人看來，臺灣是長年夏天的綠色島嶼。夏季很長，一年當中大都可以只穿著短襯衫過日。因此少年們來此之前大都不曾帶防寒衣服來，而配給的工作服是單薄的人造纖維製品。這種衣服現代的年輕人是無法看得到的，它是使用木材榨成漿液後再過濾成爲纖維製成布料的。如此衣衫無論其是耐久性、防寒性均遠不及棉製品。對於相當寒冷的日本嚴冬，根本無法發揮防寒保暖作用。

當年在日本的臺灣少年們所最懷念難忘的是：臺灣島的糧食豐富，稻米、香蕉、砂糖、茶葉、樟腦等世界級的名產，由日本人所改良的「蓬萊米」的耕地面積約占全島耕作面積的一半，一年收穫二次。收割時，農夫打稻穀與有烏秋鳥在水牛背上的風景，是一幅鄉土風景畫。且臺灣水果非常豐富，有香蕉、鳳梨、芒果、木瓜、蓮霧等，尤其橘子的種類頗多。在日本則不能嚐嚙此種又甜又美的東西。在如此良好的自然環境，所孕育長大的少年們，一下子進入異地，氣候、風土、文化及飲食習慣不同，是非常痛苦的，也是他人所不能想像的。少年們的思鄉、思親情結無從宣洩，憤怒藏在心中，有口難言，只有默默地工作而已。

飲食烹調習慣的不同，更是一項適應上的困難，因臺灣人炒菜時，時常喜歡加多些油，但日本在戰時食用油配給很少，少年們除了吃滲有豆餅的米飯外，副食品毫無油質。是一膳飯（用一個鋁製飯盒盛飯，也只有一碗而已，不能加第二碗飯），時常吃飽，副食品時常是一些鱈魚、芋頭、漬胡瓜等，早上的味噌湯則清淡如水，偶而可看到蘿蔔葉浮在湯上而已。少年工員尚在發育之中，常有營養不良而發生鳥目（夜盲症）或肺結核患者。嚴重的是，幾乎所有的臺灣少

年一到冬天都會罹患凍傷、皮膚裂開等現象，而叫苦連天，日子非常難過。有些少年們在臺灣的父母，關心自己孩子缺乏甜的東西吃，會特別以包裹寄來些砂糖、糖果等，少年們便利用星期日的休息日（註：一個月二天），攜帶從臺灣寄來的砂糖、糖果等與附近農家交換甘藷，芋頭或水果（特別是梨子、水蜜桃）等東西吃。

戰爭末期，美機空襲日本日益頻繁，爲避免被炸，少年們的勤務所在地改在空間栗原谷戶間臨時所挖的防空洞內的機械工廠。那時候杉林繁茂，有田園及清澈小河流。當年約有二〇〇名臺灣少年遷到壕內工作。一天二十四小時輪流勤務，地下工廠周圍有山丘，稻田，小河流青蛙很多，日本人不吃青蛙，但對臺灣來的少年來說是最好不過的佳餚，於是利用休息時間捕獲大量青蛙，剝皮除頭，到了晚上放入鍋裡，放水、放鹽、放薑燒煮。該地離本部有段距離，無守衛又無軍官巡邏，乃囑咐少年們小心火氣，在燈火管制，燈光不可外洩情形下，讓他們享受一下。

當年高座工廠會計部有位音田少佐與野村囑託二人，他們聽到神奈川縣廳保管有一萬俵（註：以稻草作成裝稻米的袋子叫做「俵」）的戰備食糧稻米，當地遭B-29轟炸時，他們立即在高座工廠邊急速搶建一座臨時倉庫把稻米搬進，由於此項臨時措施，致使這些糧米，終於救助了臺灣少年工到戰後回國前免被餓死的機運。那位音田氏後來擔任大阪大學教授，屆齡退休後以經濟評論家出名，惜於年前去世。野村氏於戰後回到京都經營旅館，現已不在人間，二位恩人相繼去世，實爲可惜，令人深深懷念。

四、當年思鄉的和歌

「和歌」爲日本短詩，由三十一音組成，當年描寫少年工員的辛酸與困苦生活的和歌，特摘錄數首如下：（原作為日文）

(一) 拖著凍傷雙脚痛

爬行坡路上草柳

吐息凝結成白色

四周漸黑近黃昏

（註：由宿舍到工廠的路途中有二個坡道，左邊有一間小雜貨店，上夜班的少年，那雙凍傷的雙脚，一定非常疼痛的。）

(二) 踏著冰霜沿坡道

踩霜聲音夜未明

睫毛冰凍遮視線

小徑黑暗步難行

（註：清晨上班的少年們採著地上的霜，發出「撒撒」的聲音。吐息致使睫毛結冰，寒冷的冬天，在清晨時路上還是很黑暗。）

(三) 無鞋只著木屐走

木屐損壞成半拖

踵部冷凍已麻木

冬天出勤令人苦

（註：配給的布鞋早已破，木屐的後半部也損壞，冰凍的赤脚令人難受。）

(一) 霜やけの足

引きずりのぼる上草柳

吐くいき白し

坂のたそがれ

(二) 霜ふりて

くずるる音に朝まだき

まつげの冰に

坂みちくらし

(三) 靴はなく

板裏草履の尻きれて

かかとか凍る

冬の通勤

(四) 單薄衣裳童工寒

冬天冰霜通勤難

高唱軍歌掩冷震

無人知曉其苦難

(四) 上草柳

著のみ著ままの年少工

軍歌でまざらす

冬の冷たさ

（註：十三、四歲的可愛的少年工，在嚴冬之下，無衛生衣褲可禦寒，大聲唱軍歌忍耐寒冷、慘痛極了！）

(五) 手持鐵槌打鉚釘

天氣寒冷致手停

雙手擁面頰取暖

童工艱辛數不盡。

(五) リベット打つ

ハンマ持つ手も

ちぢかんで頰であたた

む

年少工かな

（註：工廠內無暖氣設備，手指冰冷不能動，把兩手貼著面頰取暖，故鄉父母看了如何地想呢？）

(六) 思慕故鄉淚成行

溫暖綠島千里外

驚濤駭浪夢中見

母親呼喚我回來

(六) 故鄉戀し

緑の島は幾千里

荒波むこうの

母のもとかな

（註：想回家鄉，意念頗高，但綠色島嶼的臺灣是在千里海外，不能逃回去，母親啊，我想回去！）

五、臺灣少年們的悲慘際遇

遠在他鄉的這些少年們，曾發生一些悲慘的事情：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十八日，在三菱重工業「名古屋航空機製作所」的大江工廠，美機B-29大編隊來襲，投下大量的二五〇公斤大型炸彈，致該廠損害甚大，且死傷累累，光是臺灣的少年工員就有二十五名被當場炸死；又在「川西航空機製作

所」也有因為營養不良而病死者，如在橫須賀市野外療養所因肺結核病死的少年有兩名；在大和市於一九四五年七月三十日上午，有上夜班下班將要回宿舍的少年六名，突然遭遇來空襲厚木航空隊的美軍P-51戰機投下「空中爆雷」，被當場炸死在上草柳的杉林中，等到空襲過後，他們的屍體被其他少年工以擔架帶回，有的是斷手，有的頭顱不見，有的單腳失落，慘不忍睹，令同伴們當晚飯菜無法下嚥，也無法入眠，如此狀況連續多日。其他在「橫須賀空技廠」、「蒲田早川鐵工所」、「佐世保空廠」、「霞浦航空隊」等地也經常傳出如此慘事。

為此，愛知縣立大學教授勝尾金彌氏所著「遙遠的綠色島嶼——臺灣少年工的故事」中有提到左列一節：

少年們在臺灣的家長，在接獲以高座工廠廠長名義發出的「戰死」訃報時，不禁大聲地哭了出來，為何帶領這些小孩到那樣危險的地方呢？當初的約定不是這樣的呀！「還我小孩來！」「還我寶貝來！」母親們哭了又哭，其中甚至有人因此失明，但仍舊哭著不停，不停地喊著：「還我孩子來！」。

六、日本投降後的臺灣少年工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終於向聯合國投降，高座海軍工廠也被關閉，徒勞無功的廠內二千名日本員工在整理工廠及自己的工作場所後，各自回到他們的故鄉。最可憐的是八千名由遙遠的臺灣來的少年們，真是禍不單行，許多問題接踵而至，因為日本海軍已全軍覆滅而不復存在，他們到底怎麼辦？何時才能回到臺灣去？焦慮與不安的情況與日俱

增，戰前耀武揚威，一不順眼見人就打的日本海軍下級軍官也都失蹤了，臺灣少年工員頓時成為群龍無首的一群。此時必須勇敢地站起來照顧自己同胞的只有少年幹部了。他們組織了「高座臺灣人民自治會」，自選幹部，分工合作，努力奮鬥，每天跑到神奈川縣廳與海軍省（戰後改稱「第二復員省」）等處接洽一切事務。終於逐一突破困難，解決問題，實在令人敬佩。

那時，早川氏因為必須料理殘留業務，至九月五日才離開機械工廠。日本有一句諺語是：「飛鳥不留污跡」，他按照上級命令，整理內部，銷毀重要文件與圖案等雜務。每天臺灣少年們仍不斷地端來飯菜，表示離別的日子要來到了，大家圍著早川氏，流著眼淚說：「早川技手，請保重」。

自一九四六年一月三日起，大部分臺灣少年踏上回國之途，其中部分少年還抱著亡友的遺骨回到闊別的臺灣。

七、早川氏來臺訪故友

戰後經過十八年後的一九六三年十二月，早川氏選在上草柳的善德寺內建造了一座「戰歿臺灣少年之慰靈碑」，以慰遠離故鄉，生前不僅未能再與親人見面，呼叫著母親之名，孤獨地在異鄉戰死的可憐少年們的在天之靈。祈求他們的冥福，希望世間永不再有殘酷的戰爭發生，不論日本或全世界都從此和平。早川氏一面祈願，一面建立此慰靈碑。他那份對臺灣少年的深情厚意，促使他在日本留下這一份歷史的見證。

以建立此碑為機緣，由戰後留在日本的臺灣人所組成的

「高座會」主辦了「十三回忌」、「二十七回忌」、「三十三回忌」的供養（慰靈），大會盛大舉行，諒在黃泉下的少年英靈，必定會高興地感到安慰。

早川氏於一九六八年十月間，爲了祭拜於戰爭中死亡少年的墳墓，兼爲會見昔日同伴，乃向臺灣出發。他在彰化縣鹿港鎮拜訪了在高座上草柳杉林被炸死的少年之一的故王褚英君的遺族，同行者是同與王少年在高座工廠工作時少年幹部之一的同鎮黃清泉氏，他自歸國後，也頗照顧過去同僚，對友伴遺族給予安慰，是一位非常親切而有義氣的人。

一進入王家客廳兼佛堂，他們看到一張稚氣未脫的王少年的遺像，頓時熱淚奪眶而出，連一句打照呼的話也講不出來。王少年雙親則不僅沒有一句埋怨的話，還連忙說：「承蒙特意從遙遠的日本前來，我們非常感謝」。

又在一九七二年秋天，我也爲早川氏帶路前往高雄縣鳳山鎮的故陳新慶君的遺族家訪問。此陳姓少年是因被派遣到「川西航空機製作所」時突患盲腸炎，因延誤開刀而死亡的。但不知何故，戰後十七年間從未有入前往引接骨灰回來。其骨灰先是放在觀音寺，慰靈碑建立後才移到善德寺的。

我們到訪陳家時，有約八十歲老母臥在床上，經通報我們來訪，她老人家從床上起來，握著早川氏的手開始哭起來，早川氏也禁不住陪著哭了起來，淚眼相對，卻只能哭，不知如何開口。

曾幾何時，原都是紅顏少年的高座海軍工廠年少工員，如今都已是超過六十多歲，頭髮斑白的老年人了，偶而也有人會去善德寺膜拜，或個人或團體，在此合掌祈禱昔日少年同伴英靈安息。他們當中有的閉目回想當年情景而無限的感

慨，或者有人不免埋怨，自己被日本政府徵召去參加毫無意義的戰爭，以致改變或毀了他一生的命運而悲哀憤怒？！

八、後語

這些少年們回到臺灣以後，目睹戰爭中被美軍轟炸破壞，變成瓦礫碎片焦土的家園，即投身奮鬥，開始努力重建故鄉——臺灣。憑著在日本習得的敢拚、忍耐及研究心，燃起重建「綠色島嶼」臺灣的精神，終能克服困難，突破障礙，五十餘年來其努力終於開花結果。有多少人分別成爲實業家、公務員、教育家、技術人員或政治家，共同創造了臺灣的經濟奇蹟。

一九九三年六月九日，爲了紀念臺灣少年工於一九四三年到大和市滿五十週年，特由臺灣組成約一千名的訪問團一起回到大和市。他們都是超過六十五歲以上白髮斑斑的老人，其中也有攜子帶眷同行者。雖然這是一項大消息，但因當天恰巧與日本皇太子結婚大典同日，以致不太受人注目，新聞媒體也未加報導。

訪問團一行藉著用餐的時間合唱一首「離開故鄉」的曲子，這首歌是當時的少年幹部所作的歌謠，曲子借用「雨打洋槐樹」來唱，作者的日式名字是木島徹太郎，本名是李添石（當時所有的臺灣少年工均改用日本名，李添石君回臺後於數年前因病去世）。茲錄該首歌詞（原爲日文），藉此可以體會當年離鄉少年們的心聲。

離開故鄉

故郷を離れて

(一)

(一)

離開故鄉幾千里

荒海孤舟到東瀛

製造飛機出大名

大和海軍空C廠

(二)

滿身沙塵過麥田

穿過小徑出森林

眼前出現大煙筒

不是工廠是廚房

(三)

早餐清湯都是水

中午合菜是魚尾

晚上米飯像冰凍

難怪天天走醫院

(四)

被雨淋著無雨傘

隊伍走向實習廠

鐵槌痛擊到手心

手腫痛叫苦連天

(五)

雖痛向誰訴苦痛

母親離我千里外

盼望孩子早歸來

祈禱姿態是幻影

(六)

往日故鄉今夢到

故鄉を離れて幾千里

荒波越えて堂々と

向かうはその名も芳しき

大和の海軍空C廠

(二)

ほこりにまみれて夢畑の

あぜ道通りて森の中

かなたに見える煙突は

工場かと思へば煮炊場

(三)

朝の味噌汁水ばかり

晝のおかずは魚の尻尾

夜のご飯は冷たいよ

醫務部に通うも無理はない

(四)

雨に打たれて傘もなく

こちらは苦しい實習場

タガネにハンマ打ち付けりや

見る見る打ちに手が腫れる

(五)

痛く腫れても誰が知る

母は千里の離れ島

わが子達者で働けと

祈る姿もまぼろしか

(六)

まぶたに故郷を浮かべ

何時始能再回了

眼前出現父母時

懷念故鄉美麗島

懷念故鄉美麗島

何時になつたら歸るやら

過ぎしあの日を夢に見て

緑の島が戀しいよ

緑の島が戀しいよ

九、追 補

昭和二十年（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投降，天皇廣播宣告戰事業已結束。但厚木航空隊司令下所屬的下級軍官仍然不承認戰敗事實，一致主張繼續抵抗盟軍，一時高座周圍實施戒嚴，上面命令不得隨便外出。經派人前往疏導幾次，才解散隊伍，棄甲歸鄉。

八月十八日下午，高座海軍工廠總務部部長安田忠吉大佐特邀集高座工場中卒工幹部（「中卒」意為中學畢業者）集合在工廠內說話，內容如下：戰爭已經結束了！厚木航空隊隊員的部分軍官尙主張抗戰，但無濟於事，救不了日本，大家過去曾經為日本共同奮鬥而來，故請大家絕對不可輕舉妄動，今天開始附近實施戒嚴，嚴禁外出，除整理內部，結束工場外，不得外出引起是非。各位也遠從臺灣來，加入戰國行列，為日本奮鬥，廠長特別要向各位表示十二萬分之謝意。已經與海軍省初步連繫，優先遣送各位回鄉，故請大家稍作忍耐，最慢今年年底以前開始配度船隻。

這一幕是安田大佐自導自演的「最後一場精神訓話」。從此再也見不到他，不僅是他，連平日囂張的軍官也走了。於是，臺灣少年們為作回國準備而組織「高座臺灣人民自治會」。並各派出代表主動與神奈川縣廳（在橫濱）連絡。

終戰後，宿舍原想改以「職別」分配居住所、定房間，

但由於「中卒工幹部」認爲如此對歸國作業不方便，乃改用「各州別」分配。嗣經開會決定以抽籤方式決定各州人員宿舍。抽籤結果作如下分配：

第一宿舍 臺中州大隊
第二宿舍 新竹州大隊 高雄州大隊
第三宿舍 臺北州大隊
第四宿舍 臺南州大隊
臺南州大隊的編制如下：

第一中隊：臺南市籍人員	居住四〇一寮二二六名
第二中隊：東石郡、嘉義郡一部份	四〇二寮二〇八名
第三中隊：北門郡、新營郡籍	四〇三寮二〇四名
第四中隊：嘉義郡、北港郡籍	四〇四寮二一五名
第五中隊：虎尾郡籍	四〇五寮一九九名
第六中隊：新化郡籍	四〇六寮一八四名
第七中隊：嘉義市、嘉義郡籍	四〇七寮一九五名
第八中隊：斗六郡籍	四〇八寮二〇三名
第九中隊：曾文郡籍	四〇九寮一九九名
第十中隊：新豐郡、新營郡一部份	四一〇寮一六九名
計一、九七四名	

大隊設有大隊長一人、隊副官一人、事務長一人、輔佐三人、自衛隊長一人、小隊長若干、糧食委員若干、烹炊長一人、班長三人、汽罐長一人、輔佐若干，另有衛生隊、施設隊、薪炭隊等組織。

大隊下有中隊，隊長一人主管寮生兼寮長，另隊副一人，中隊下有小隊，小隊有小隊長一人，四個室爲一小隊。室有室長一人、副室長一人、幹部均由中卒工（中等學校畢業

生）擔任。規律良好，活動亦多，例如有：各中隊棒球對抗賽、大隊對抗賽、教唱國歌、三民主義、教北京話、初步英語等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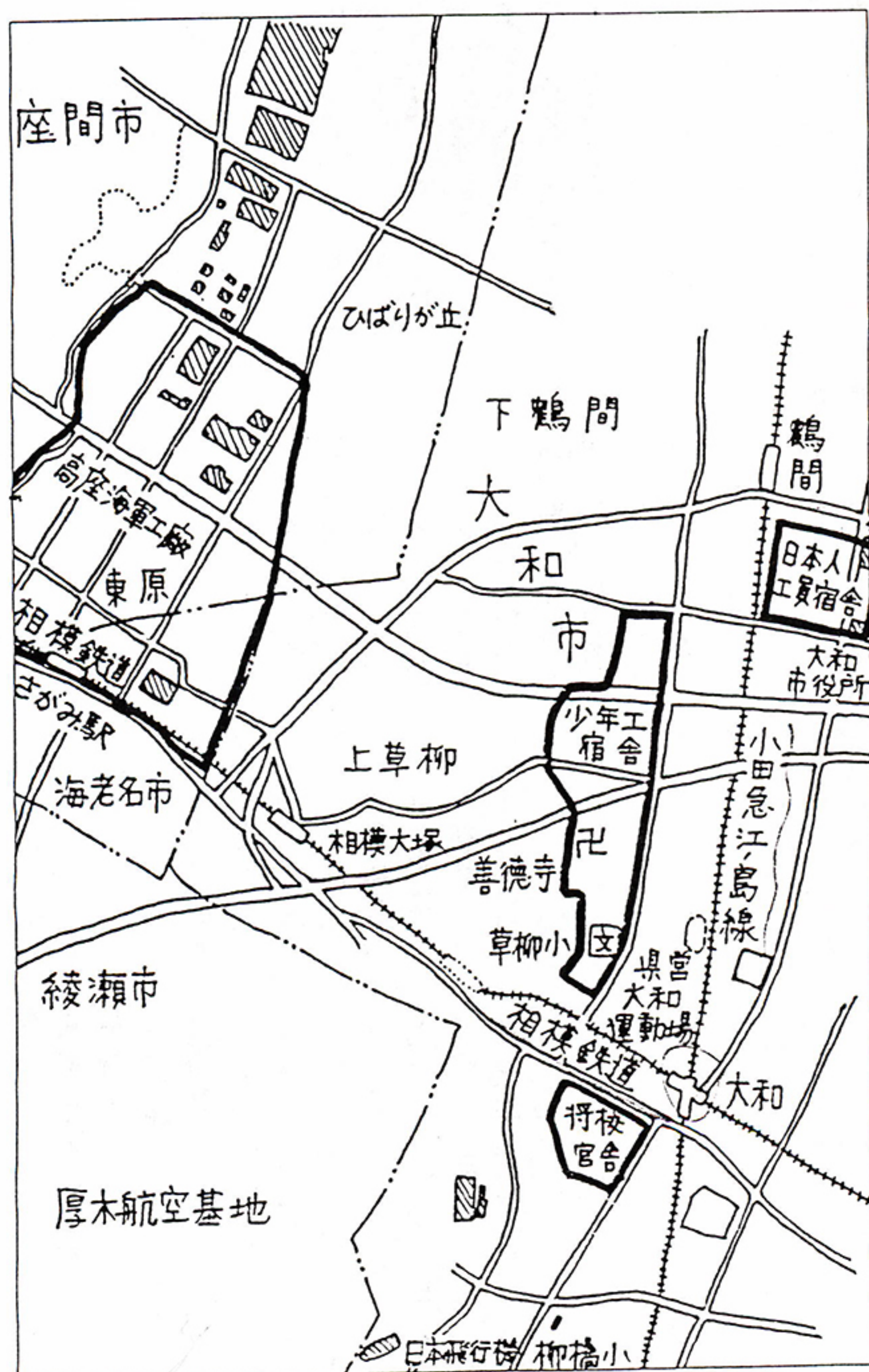
起初，寮生生活規律嚴格，嗣因回國船期不定，日子一天等過一天，以致越來越鬆懈。自至一九四五年十二月遣送工作開始，就一批又一批被遣送回臺灣。其日期如下：

砲艦自舞鶴開航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
冰川丸病院船	一九四六年一月二日
長運丸運輸艦	一九四六年一月三日
米山丸運輸艦	一九四六年一月二十九日（發生天花）。
永祿丸運輸艦	一九四六年二月十五日
東京丸客貨船	一九四六年一月三十一日
富士丸客船	一九四六年二月一日
臺北丸客貨船	一九四六年二月二十日

附錄一

高座海軍工廠周邊地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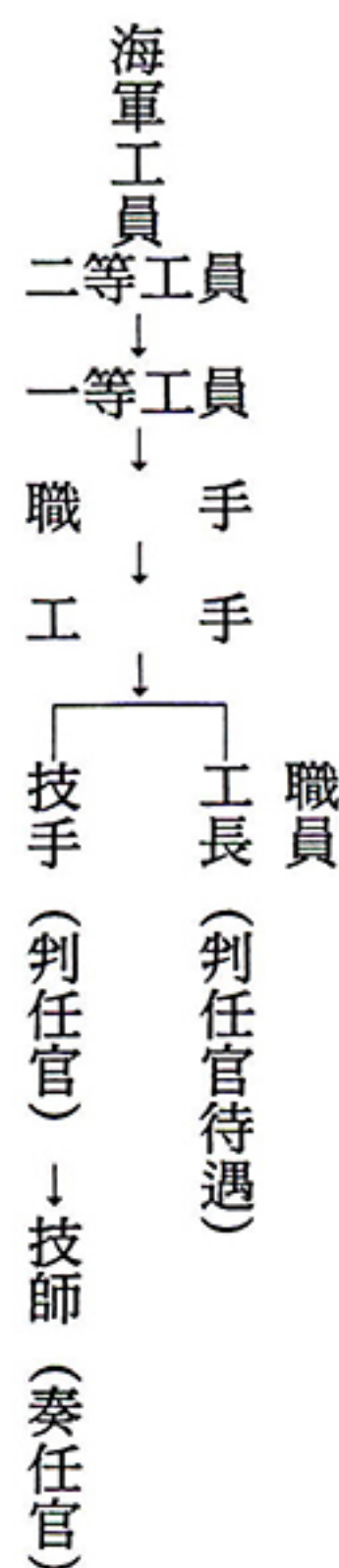
保坂治男先生提供
相原純子 製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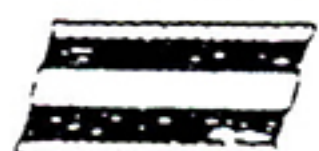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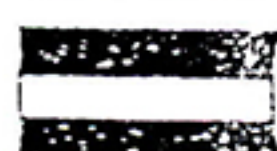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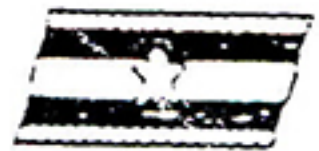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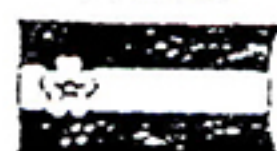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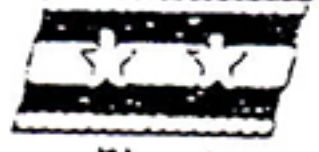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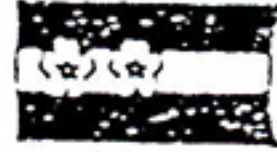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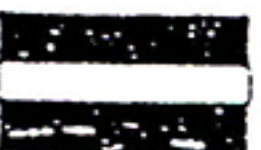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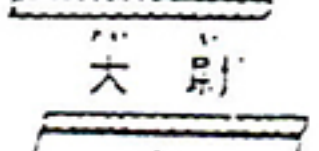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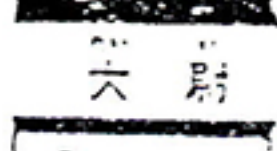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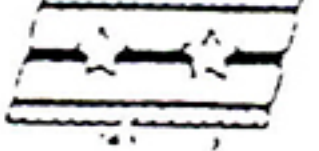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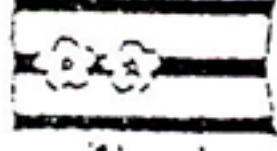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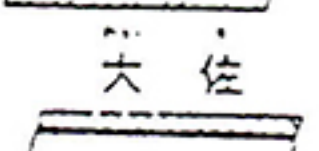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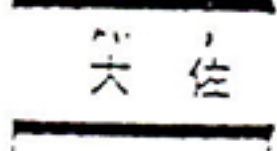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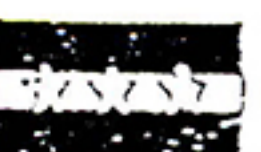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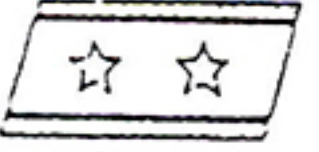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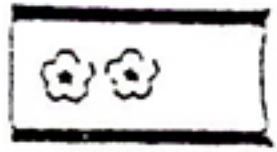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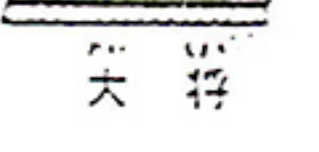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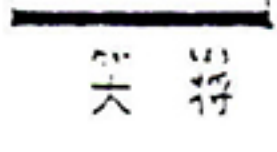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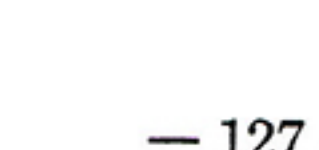

註：資料來源引自《臺灣少年工寫真帖》四十五頁

附錄二

「海軍工員」階級表



日本陸海軍階級比較表

日本陸軍	日本海軍	日本陸軍	日本海軍
 二等兵	 二等水兵	 二等尉	 二等兵曹長
 一等兵	 一等水兵	 少尉	 少尉
 上等兵	 上等水兵	 中尉	 中尉
 兵長	 水兵長	 大尉	 大尉
 伍長	 二等兵曹	 少佐	 少佐
 軍曹	 一等兵曹	 中佐	 中佐
 上級兵曹	 上等兵曹	 大佐	 大佐
		 少將	 少將
		 中將	 中將
		 大將	 大將

附錄三

臺灣少年工員赴日及回臺船期

在昭和十八、十九年，運送臺灣少年工員到日本高座廠及戰後回臺船期大約如左

1. (赴日) 昭和十八年 (民國三十三年)
 - 長運丸 十八年五月八日
 - 白陽丸 十八年七月一日
 - サントス丸 十八年五月八日
 - 淺間丸 十八年六月一日
2. (赴日) 昭和十九年 (民國三十三年)
 - 永綠丸 十九年四月十七日
 - 扶桑丸 十九年三月
 - 第一東興丸 十九年四月
 - 第二高堂丸 十九年四月
 - 帝香丸 十九年四月
 - 箱崎丸 十九年三月十七日
 - 淺間丸 十九年五月八日
 - 鎌倉丸 十九年八月十五日
 - 日瑞丸 十九年八月十五日
 - 富士澤丸 十九年四月
3. (回臺) 昭和二十一年 (民國三十五年)
 - 合計：昭和十八年四航次、昭和十九年十航次
 - 米山丸 二十一年一月二十九日
 - 冰川丸 二十一年一月三十一日
 - 長運丸 二十一年一月三日
 - 永祿丸 二十一年二月十五日
 - 東京丸 二十一年一月
 - 富士丸 二十一年二月
 - 臺北丸 二十一年三月二十日
 - 炮船丸 二十一年十二月
 - 合計：回臺時共九航次

附錄四

「歸還編成名簿」

民國三十四年十二月

臺南大隊役員

大隊長	黃正義	自警班長	林茂崑	涉外委員	王溪清
全副官	蔡輝璧	糧食委員長	施參培	全右	邱奎璧
事務長	王溪清	全	附 吳清淇	全	右 羅澤麗
全輔佐	鄧海三	糧食委員	季茂已	全	右 林永錫
全	右 許河津	烹炊長	吳東波	薪炭委員	嚴崑萬
自警隊長	邱樹勳	全班長	黃開枝	訓育委員	洪士銓
全副官	徐君郎	全	右 周昇沂	全	右 賴麗塘
全班長	蘇懇駕	全	右 高武棟	全	右 何秀山
全	右 李淵源	汽罐長	吳輝星	全	右 許西錕
全	右 蘇有田	作業隊長	蕭中全	全	右 蕭中全
全	右 林鎮洋	全	附 林朝模	衣料委員	賴清濱
全	右 蔡酈酈	衛生委員	黃雲鵬	配給係	陳城
				養護班長	林俊明

— 129 —

附錄五

留日臺灣高座聯誼會各地幹部名簿

地區別	職 務	姓 名	改姓名	住 址	電 話	備 註
總 會	聯誼會會長	李雪峰	森 本	臺北市士林區通河西街一段八六號二樓	(〇二)五九七四五一六	
臺 北 會 長		宋定國	三 浦	臺北市延平北路六段一三二號	(〇二)八一二一二七	
總幹事		周風其	吉 岡	臺北市德惠街一六七巷一七號二樓	(〇二)五九六七八一二	

第七中隊長	陳裕貞	第一小隊長	李昆燦
全隊長附	李鴻傑	第二小隊長	林松山
		第三小隊長	黃扶桑
		第四小隊長	吳棟樑
第八中隊長	徐長鎮	第一小隊長	林俊傑
全隊長附	張盤恆	第二小隊長	高茂林
		第三小隊長	鐘主成
		第四小隊長	朱新壽
第九中隊長	楊乘山	第一小隊長	林永錫
全隊長附	張古鎮	第二小隊長	洪士銓
		第三小隊長	涂君郎
		第四小隊長	周蒼藤
第十中隊長	王金波	第一小隊長	楊永福
全隊長附	李冠倫	第二小隊長	陳清秀
		第三小隊長	蔡酩酊
		第四小隊長	林來助

— 記日據末期赴日本爲「海軍工員」之臺灣少年心酸史 —

〃	北港	〃	嘉義	〃	彰化	〃	臺中	〃	苗栗	〃	新竹	楊梅	楊梅	〃	桃園	〃	宜蘭
總幹事	會長	總幹事	會長	總幹事	會長	總幹事	會長	總幹事	會長	總幹事	會長	總幹事	會長	總幹事	會長	總幹事	會長
蔡金調	蘇德明	柯永遠	吳輝星	卓葵	張淡地	林榮華	何春樹	賴廷潭	邱任才	謝清福	楊榮山	吳永生	陳清基	陳坤土	簡潮清	簡振松	林烱星
大川	武山	河中	梅村	上田	吉隆	林	河元	西川	高岡	若山	柳川	德永	深井	重岡	綠野	竹本	森本
北港鎮新民路四號	北港鎮民治路六四號	嘉義市中山路五四五號	嘉義縣朴子鎮文化里山道路七五—二號	彰化縣和美鎮和西里中正路一一一號	彰化市陽明里長順街四一號	臺中市西區自治街三六號	臺中市和平街三二號	苗栗市中正路四九四號	苗栗市中正路四四五號	新竹市中華路四段一八一巷三七號	新竹市民生路二二二巷二五號	楊梅鎮楊梅里大平街九四號	楊梅鎮楊梅里新成路一一八號	桃園市中正路一一五巷八號三樓	桃園市安樂街八號	宜蘭市擺厘路一五巷二弄一〇號	宜蘭市民權新路一〇一號
(〇五)七八三六八三九	(〇五)七八三四二三五	(〇五)二二二四三六四	(〇五)三七九三一五七	(〇四)七五五二二一九	(〇四)七二四二四三三	(〇四)三七二九七七五	(〇四)二一一三三二四	(〇三七)三二〇二七八 三二六六一五	(〇三七)三二一二七八	(〇三五)三八八一二八(公) 二二八八八〇(宅)	(〇三五)三二〇二六三	(〇三)四七八二二五九	(〇三)四七八二二五九	(〇三)三三五〇三三三	(〇三)三三二二三八七	(〇三九)三三一四〇七	(〇三九)三二七四四二

〃	屏北	〃	新高	〃	屏東	〃	高雄	〃	新化	〃	臺南縣	〃	臺南市	〃	斗六	〃	虎尾
總幹事	會長	總幹事	會長	總幹事	會長	總幹事	會長	總幹事	會長	總幹事	會長	總幹事	會長	總幹事	會長	總幹事	會長
吳水滿	謝國基	高國忠	陳國榮	黃得時	李平	李輝松	季回	蔡石城	林介山	魏欽清	沈再萬	吳清淇	王溪清	何添德	黃茂己	洪丁順	林德盛
岩井	安藤	高田	栗	廣田	高木	大宮	田村	齊藤	林	宮本	杉本	山口	大原	河原	春田	高橋	西村
屏東市民族路四四號	鹽埔鄉豐年路三七號	橋頭鄉中興路二七〇號	旗山鎮路二七〇號	屏東市永城里福安巷六號	屏東縣新園鄉烏龍村中興路八號	高雄市前鎮區隆昌街一六巷八號	高雄市苓雅區文橫二路七五號	臺南縣善化鎮三民路三二號	臺南縣新化鎮護安街七九號	臺南縣三仙里三民路一四〇之一八號	臺南縣新營市延平路二五號之一	臺南市開元路三三三巷一二弄二九號	臺南市西門路二段二七八號	雲林縣斗六市石榴路六一號	雲林縣刺桐鄉甘厝村三三號	雲林縣土庫鎮忠正里中山路五四號	雲林縣西螺鎮東興里頂崙一三號
(〇八)七三二八七六三	(〇八)七九三一二〇二	(〇七)六一一三九〇九	(〇七)六六一二七三二	(〇八)七九三一二〇二	(〇八)八三二五七八六	(〇七)七一六一六七八	(〇七)三三三三三六〇一	(〇六)五八一七八七〇	(〇六)五九八二四七六	(〇六)六三二八三五二	(〇六)六三二三〇一〇	(〇六)二三四五三八五	(〇六)二二三三七五八	(〇五)五五七三六六一	(〇五)五八四二六四一	(〇五)六六二二八〇〇	(〇五)五八六七九九三



圖2. 原高座海軍工廠工員捐獻，位於日本神奈川縣大和市之台灣式涼亭一座，於1997年10月10日落成，10月22日移交給大和市(早川金次提供)



圖1. 早川金次先生與其所建立的慰靈碑



雷電は太平洋戦争の際、高座海軍工廠と三菱航空で量産されていた

圖 3.
「雷電」機為二次大戰期間
由高座海軍工廠及三菱重工業
名古屋航空機製作所製造



零戦は太平洋戦争の際、三菱と中島で量産していた

圖 4.
「零戦」機為二次大戰期間
由三菱及中島航空機製作所製造



紫電は太平洋戦争の際、高座海軍工廠と川西で量産されていた

圖 5.
「紫電」機為二次大戰期間
由高座海軍工廠及川西航空機製作所製造

註：圖3～5為「留日台灣高座同學會第六屆全省聯誼大會紀念」
由台南市區會蘇世鴻（清原 秀雄）提供



圖6. 位於神奈川縣大和市之高座海軍工廠，員工宿舍共有五舍、一舍十寮、一寮二十室，另有寮長室、寮母室、副寮長室各一小室

（註：圖6至20為作者王溪清提供）



圖7. 上班前的排隊「點呼」



圖8. 向「皇居遙拜」。當時無論學校、民間，上課、上班前需向東京天皇居住的皇居行禮



圖9. 名古屋派遣總指揮官田中穗積海軍教授，攝於「三菱第四菱明寮」前，此外，另有「南寮」等



圖10. 被派往三菱重工業名古屋航空機製作所之幹部合影
(前排中為田中教授，左龍澤囑託，右原囑託，第二排中間戴白帽者為作者王溪清)



圖11. 自三菱重工業名古屋航空機製作所下班，走出大門
(左端穿白褲者為作者)



圖12. 三菱重工業名古屋航空機製作所之工員宿舍，被派遣到名古屋的高座廠工員寄宿此地。
圖為上班時排隊出門，接受該舍寮務人員的送行



圖13. 高座廠工員自工廠排隊回宿舍情形



圖14. 點呼（點名），晚上睡覺前清查人數，然後熄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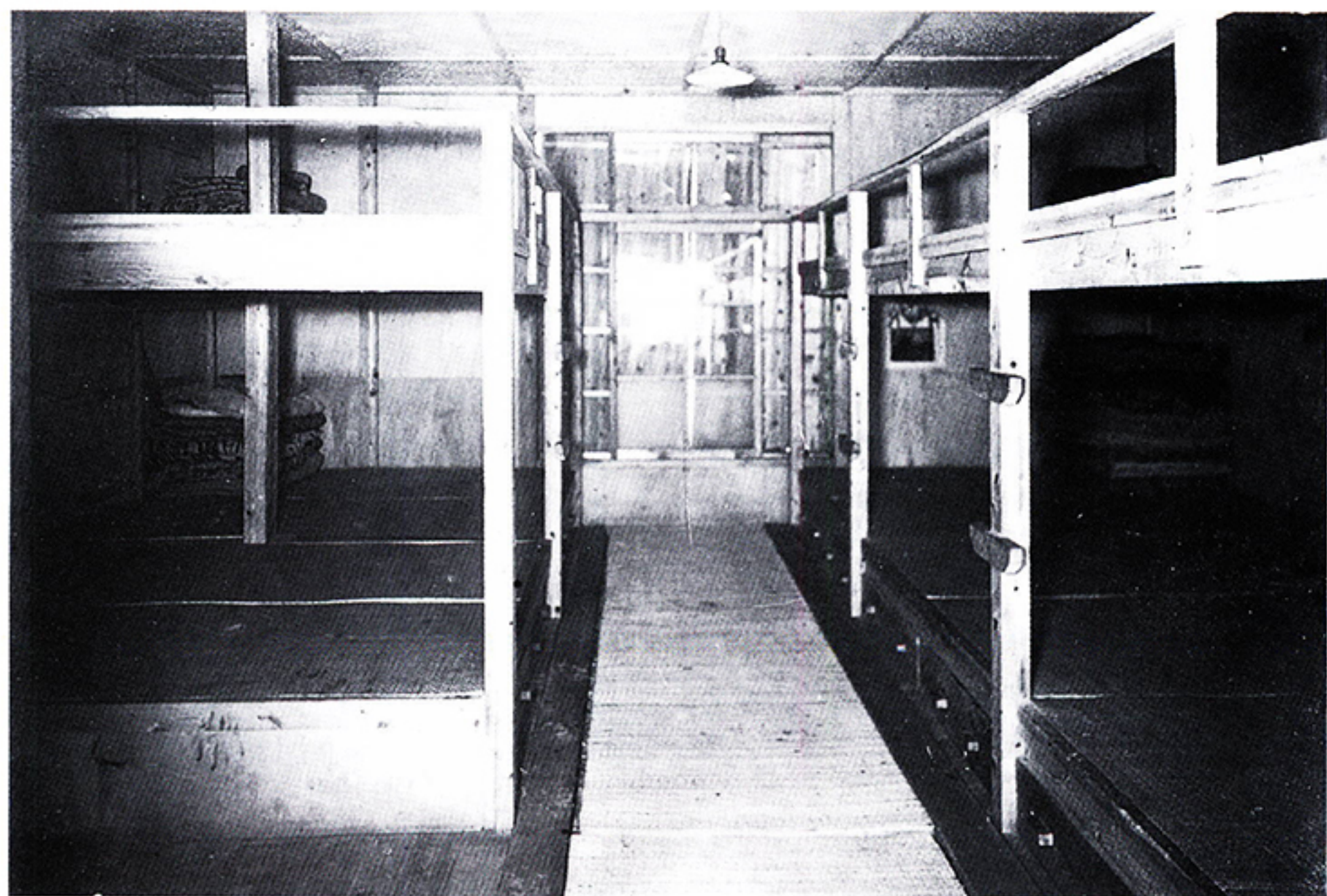


圖15. 三菱重工業名古屋航空機製作所的高座廠工員宿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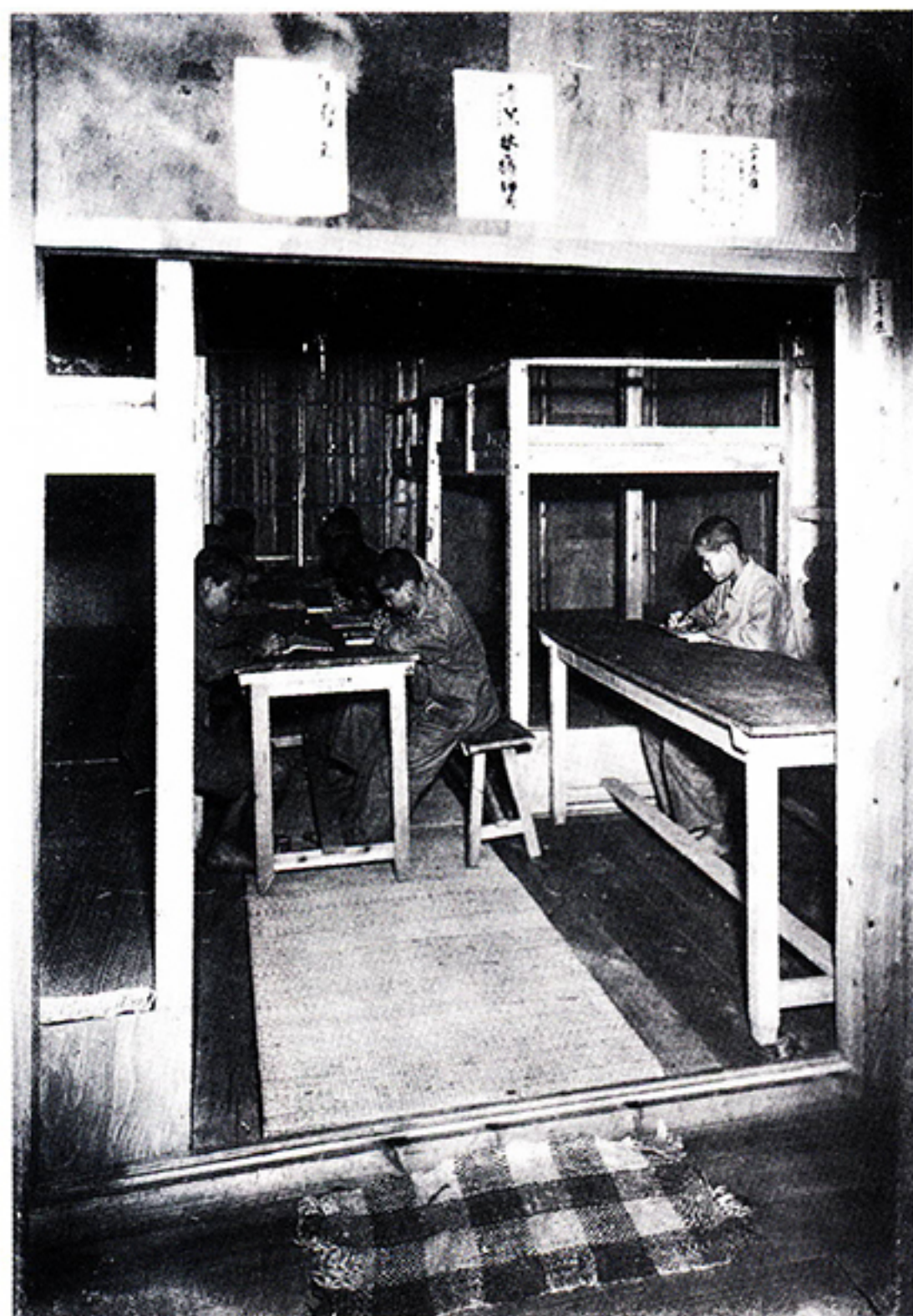


圖16.

自習室——晚間飯後有二小時的自修時間



圖17. 柔道訓練班教練團與三菱重工業、名古屋航空機製作所、寮務工作幹部合影（前排左端為作者，當時二段，現在八段）



圖18. 少年工員們在大食堂內用餐情形（用餐及就寢是他們生活中的二大樂事）



圖19. 少年工員入浴情形，每週二回，洗衣則需利用星期天的外出時間為之



圖20. 劍道訓練班訓練情形

作者簡介

王漢清：一九二三年出生於臺南市。一九四三年三月畢業於臺南二中（即光復後之省立臺南一中），隨即被日軍徵召往日本「高座海軍工廠」製造「雷電」戰機（高空戰鬥機），服務至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戰敗，工廠解散止，一九四六年三月歸國。嗣經檢定合格，擔任中學教員，參加高普考，第一名及格。曾任成大附工、臺南高商教師、客運公司課長、臺南市立體育場長、臺南市立文化中心博物組長、臺南市政府國宅局課長等職。一九八八年十一月屆齡退休（柔道八段）。

著作：有關體育、衛生健康法及臺灣史蹟、民俗、臺南憶往等文章散見於報章、雜誌。

整理者簡介

姓名：郭嘉雄

學歷：國立中興大學法商學院公共行政系畢業
民國四十八年高等考試及格

經歷：臺灣省政府秘書處編譯

臺灣省文獻委員會組長、編纂、秘書、委員

著作：「臺灣古蹟集」（第一輯）一冊

「臺灣史蹟圖集」一冊

「日據時期臺灣法制之演變歷程及其性質」

「談日據中期的非武力抗日民族運動」等

附錄六

(表一) 臺灣籍戰歿少年工員入祀日本「靖國神社」者姓名

35 10 17	35 10 17	45 10 17	43 10 17	45 10 17	35 10 17	35 10 17	44 10 17	35 10 17	35 10 17	40 10 17	35 10 17	45 10 17	43 10 17	35 10 17	35 10 17	44 10 17	35 10 17	35 10 17	35 10 17	年合 月 日
海軍屬	海軍屬	海軍屬	海軍屬	海軍屬	陸軍 傭人	海軍屬	海軍屬	海軍屬	海軍屬	海軍屬	海軍屬	海軍屬	海軍屬	海軍屬	海軍屬	海軍屬	海軍屬	海軍屬	海軍屬	階 級
陳禮盛	康庚木	廖木	郭先化	陳新慶	黃榮華	許華光	劉錦標	楊廣鑑	魏沐松	田文煥	江建欽	鄭煥章	許治泰	邱塗龍	陳水田	陳森松	陳長正	黃啓峰	王精英	氏 名
高座 工廠	高座 工廠	高座 工廠	高座 工廠	高座 工廠	第17回臺灣特設勤勞團	高座 工廠	高座 工廠	高座 工廠	高座 工廠	高座 工廠	高座 工廠	高座 工廠	高座 工廠	高座 工廠	橫須賀 施設部	高座 工廠	高座 工廠	高座 工廠	高座 工廠	所 屬 部 隊
20 7 30	20 1 14	20 2 10	20 8 13	20 3 5	19 7 22	19 9 12	20 2 3	19 12 18	19 12 18	20 7 30	20 7 12	20 11 15	20 5 11	20 1 14	20 1 14	20 7 30	19 12 18	20 1 14	20 7 30	年死 月 日
本洲（敵空襲）	名古屋方面	群馬縣新田郡太田町中島	高座工廠工員宿舍	兵康北鳴尾		名古屋（敵空襲）	高座郡高座海軍工廠（病名不詳）	名古屋（敵空襲）	名古屋（敵空襲）	本洲（敵空襲）	本洲（敵空襲）	平塚市杏雲堂療養所（肺結核）	西宮市川西航空機甲南製作所	名古屋方面	名古屋方面	高座海軍工廠	名古屋（敵空襲）	名古屋方面	神奈川縣	死 歿 場 所
戰死	戰死	戰死	死亡	戰死	戰死	戰死	死亡	戰死	戰死	戰死	戰死	死亡	戰傷死	戰死	戰死	戰死	戰死	戰死	戰死	區 分

資料來源：日本靖國神社社務所平成十年四月十六日靖調第八十九號

(表二) 合祀者「日本名調查之名簿」

編 號	人 名	地 名	日 期	死 亡 原 因	籍 貫
1	陳士亮	名古屋	19.2.11	戰病死	臺中
2	林重仁	名古屋	19.12.18	戰病死	臺中
3	幸田基宏	中島	19.12.4	戰病死	臺中
4	柯淇焄	追濱	20.6.9	戰病死	新竹
5	宋水坤	名古屋	20.1.14	戰病死	新竹
6	郭宗寶	高座	20.7.21	戰病死	新竹
7	呂燦輝	日建	20.1.19	戰病死	臺南
8	劉條龍	高座	20.3.11	戰病死	臺南
9	陳慈源	高座	20.2.21	戰病死	高雄
10	陳慶塘	高座	20.5.22	戰病死	高雄
11	陳問文	大坂	19.5.10	戰病死	臺北
12	官德賢	霞浦	19.10.8	戰病死	新竹
13	吉山耀夫	名古屋	19.12.18	戰病死	臺中
14	歷樹山	名古屋	19.12.18	戰病死	臺中
15	季阿盛	蒲田	20.8.11	戰病死	桃園
16	邱乃木	佐世保	20.9.20	戰病死	臺南
17	鄭金柱	橫濱	20.8.12	戰病死	新竹
18	溫仁德	橫濱	20.8.12	戰病死	新竹
19	許宗濤	橫濱	20.8.12	戰病死	新竹
20	木村一郎	高座		戰病死	基隆市

註：現在被「合祀」在靖國神社中，未知「日本名」、地址者經查明後正式合祀。

